尸子/卷下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卷上

尸子卷下
蕭山汪繼培輯

存疑

尸子卷下
天地四方曰宇，往古來今曰宙。〈《世說・排調篇》注。　《莊子・齊物論釋文》。首句任本作「上下四方」，《升庵外集》一作「上下四旁」。按：《文子・自然篇》：「老子曰：『往古來今謂之宙，四方上下謂之宇。』」《淮南子・齊俗訓》同。《莊子・庚桑楚篇釋文》引《三蒼》亦云：「四方上下爲宇，往古來今曰宙。」「上下四方」之訓皆本《文子》。〉

日五色，至陽之精，象君德也。五色照耀，君乘土而王。〈《御覽》三。　《事類賦・日賦》注。　《路史・後紀》七注。　《御覽》八百七十二引《禮斗威儀》云：「君乘土而王，其政太平，則日五色無主。」宋均曰：「五行之色不主於一也。」此「五色照耀」二句，疑非《尸子》本文。〉

少昊金天氏，邑於窮桑，日五色，互照窮桑。〈《御覽》三。　《事類賦》注。　《路史・後紀》七注。　《天中記》一。　《海錄碎事》一。〉

使星司夜，月司時，猶使雞司晨也。〈《類聚》一。　《書鈔》一百五十引《尸子》云：「使星司夜，使月司使。」又引「天子候」云：「使星司夜，使月司時，猶雞能司晨也。」「天子」當作「尸子」，「候」亦「使」之誤。　《文選》陸士衡《擬今日良宴

會》注引「使雞伺晨」。　《海錄碎事》一與《類聚》同。〉

虹霓爲析翳。〈《文選・西都賦》注、《薦禰衡表》注。　按：《爾雅・釋文》：「蜺爲挈貳。」注云：「蜺，雌虹也，見《離騷》。挈貳，其別名，見《尸子》。」疏云：「挈貳，其別名也，文見《尸子》。」是「析翳」當爲「挈貳」。　孫氏志祖云：「析翳、挈貳，蓋一也，聲轉耳。」〉

彗星爲欃槍。〈《開元占經》五。〉

春爲忠。東方爲春。春，動也。是故鳥獸孕寧，草木華生，萬物咸遂，忠之至也。〈《類聚》三。「寧」疑「字」。　《御覽》十九作「鳥獸孕，榮華生，萬物遂」。《五行大義》一引云：「東者，動也，震氣故動。」　《尚書大傳》云：「東方者何也？動方也，物之動也。何以謂之春？春出也，物之出也，故曰東方春也。」《漢書・律歷志》云：「少陽者，東方。東，動也。陽氣動，物於時爲春。春，蠢也。物蠢生，迺動運。」《禮記・鄉飲酒義》云：「東方者春，春之爲言蠢也，產萬物者聖也。」《白虎通・五行篇》云：「春之爲言倉，倉，動也，位在東方。」《釋名》云：「春，蠢也，動而生也。」〉

夏爲樂。南方爲夏。夏，興也；南，任也。是故萬物莫不任興，蕃殖充盈，樂之至也。〈《類聚》三。　《御覽》廿二。　《尚書大傳》云：「南方者何也？任方也。任方者，物之方任。何以謂之夏？夏者，假也。假者，吁茶萬物而養之外也，故曰南方夏也。」《律歷志》云：「太陽者，南方。南，任也。陽氣任養物，於時爲夏。夏，假也。物假大，乃宣平。」《禮記》云：「南方者夏，夏之爲言假也。養之、長之、假之，仁也。」《白虎通》云：「夏之言大也，位在南方。」《釋名》云：「夏，假也。寬假萬物，使生長也。」〉

秋爲禮。西方爲秋。秋，肅也，萬物莫不肅敬，禮之至也。〈《類聚》三。　《御覽》廿四、五百廿三。　《文選》張景陽《雜詩》注「莫不」作「草木」，誤。　《五行大義》一「肅敬」下有「　莊」二字，「至」作「主」，誤。　《尚書大傳》云：「西方者何也？鮮方也。鮮，訊也。訊者，始入之貌。始入者何以謂之秋？秋也，愁者，物方愁而入也。故曰西方者秋也。」《律歷志》云：「少陰者，西方。西，遷也。陰氣遷，落物，於時爲秋。秋，　也。物　斂，乃成孰。」《禮記》云：「西方者秋，秋之爲言愁也。愁之以時，察守義者也。」《白虎通》云：「秋之爲言愁也，其位西方。」《釋

名》云：「秋，緧也。緧迫品物，使時成也。」〉

冬爲信。北方爲冬。冬，終也；北，伏方也。是故萬物至冬皆伏，貴賤若一，美惡不減，信之至也。〈《御覽》廿七。　「減」本作「成」，据《天中記》五、《廣博物志》四改。　「至」字据《五行大義》一補。「伏方也」，《五行大義》作「伏也」，又引云：「冬，終也，萬物至此終藏也。」　《廣韻・二冬》。　《史記・五帝紀索隱》引云：「北方者，伏方也。」　《尚書大傳》云：「北方者何也？伏方也，萬物之方伏。物之方伏則何以謂之冬？冬者，中也。中也者，萬物方藏於中也。故曰北方冬也。」《律歷志》云：「太陰者，北方。北，伏也。陽氣伏於下，於時爲冬。冬，終也。物終藏，乃可稱。」《禮記》云：「北方者冬。冬之爲言中也。中者，藏也。」《白虎通》云：「冬之爲言終也，其位在北方。」《釋名》云：「冬，終也。物終成也。」　又《尚書大傳》「北方，冬也」，下云：「陽盛則吁荼萬物而養之外也，陰盛則呼吸萬物而藏之內也。故曰：吁吸也者，陰陽之交接，萬物之終始。」《尸子》任本「美惡不減」下有「陰陽交接，萬物之始生」二句，蓋涉《大傳》而誤。〉

晝動而夜息，天之道也。〈《文選》陶淵明《雜詩》注。〉

八極之內，有君長者，東西二萬八千里，南北二萬六千里。故曰：天左舒而起牽牛，地右闢而起畢昴。〈《御覽》卅七。　《事類賦・地賦》注。　任本「闢」一作「開」。　《山海經・中山經》云：「天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，南北二萬六千里。」亦見《管子・地數篇》、《輕重乙篇》、《呂氏春秋・有始覽》、《淮南子・墜形訓》。又《御覽》卅六引《河圖括地象》曰：「八極之廣，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，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五百里。夏禹所治四海內地，東西二萬八千里，南北二萬六千里。」又云：「地廣，東西二萬八千，南北二萬六千。有君長之州有九阻，中土之文德及而不治。」〉

八極爲局。〈《文選》左太沖《雜詩》注。〉

凡水，其方折者有玉，其圓折者有珠。清水有〈一作「出」。〉黃金，龍淵有〈一作「生」。〉玉英。〈《類聚》八。　《御覽》五十八、七十、八百三、八百五。　《文選・蜀都賦》、《吳都賦》、《文賦》、顏延年《贈王太常詩》注。　《山海經》注一、二。　《穆天子傳》二注「淵」作「泉」。　《玉篇・玉部》「瑛」字注云：「美石，似玉。《尸子》龍淵，玉光也；水精，謂之玉瑛也。」　《淮南子・墜形訓》云：「水圓折者有珠，方折者有玉。清水有黃金，龍淵有玉英。土地各以其類生。」〉

朔方之寒，冰厚六尺，木皮三寸。北極左右有不釋之冰。〈《初學記》三兩引「冰」，一作「地凍」，與《廣志》相涉而誤。　《書鈔》一百五十六。　《御覽》卅四。　《淮南子・墜形訓》云：「北方有不釋之冰。」《漢書・鼂錯傳》云：「胡貉之地，木皮三寸，冰厚六尺。」〉

寒，凝冰裂地。〈《文選・上林賦》注。　《春秋繁露・循天之道篇》云：「是故陰陽之會，冬合北方而物動於下，夏合南方而物動於上。上下之大動皆在日至之後。爲寒則凝冰裂地，爲熱則焦沙爛石。氣之精至於是。」〉

荊者非無東西也，而謂之南，其南者多也。〈《文選・魏都賦》注。〉

傅巖在北海之洲。〈《書・說命正義》。　《史記・殷本紀集解》。　《墨子・尚賢下》云：「傅說居北海之洲，圜土之上，衣褐帶索，庸築乎傅巖之城，武丁得而舉之，立爲三公。」〉

赤縣州者，實爲崑崙之墟。其東則滷水島山，左右蓬萊。〈文有脫誤。〉玉紅之草生焉，食其一實而醉臥，三百歲而後寤。〈《御覽》卅八、四百九十七。　《論衡・難歲篇》云：「鄒衍論之，以爲九州之內，五千里竟，合爲一州，在東南位，名曰赤縣州。」《史記・孟子荀卿列傳》作「中國名曰赤縣神州」。此所稱赤縣州與鄒衍說不同。〉

泰山之中有神房、阿閣、帝王錄。〈《初學記》五。　《御覽》卅九、一百八十四、一百八十五。〉

燧人上觀辰星，下察五木，以爲火。〈《類聚》八十。　《御覽》八百七十。　《路史・前紀》五注引云：「遂人察辰心而出火。」又《發揮》一論「遂人改火」云：「昔者燧人氏作觀乾象，察辰心而出火；作鑽燧，別五木以改火。」　《風俗通・皇霸篇》引《含文嘉》云：「燧人始鑽木取火，炮生爲熟，令人無腹疾，有異於禽獸，遂天之意，故曰燧人也。」《論語・陽貨篇》「鑽燧改火」，馬融注曰：「《周書・月令》有更火，春取榆柳之火，夏取棗杏之火，季夏取桑柘之火，秋取柞楢之火，冬取槐檀之火。一年之中，鑽火各異木，故曰改火也。」〉

燧人之世，天下多水，故教民以漁。〈《廣韻・九魚》。　《初學記》廿二。　《御覽》

八百卅三。　《書鈔》十。　《路史・前紀》五。〉

慮犧氏之世，天下多獸，故教民以獵。〈《廣韻・廿九葉》。　《御覽》八百卅二。《書鈔》十。　《路史・後紀》一。　《漢書・律歷志下》云：「帝太昊作網罟，以田漁，取犧牲，故天下號曰炮犧氏。」《尚書序》孔穎達疏云：「古者以聖德伏物，教人取犧牲，故曰伏犧。字或作宓犧。」《漢書・古今人表》作「宓羲」，顏師古注云：「『宓』本亦作『慮』。」〉

伏羲始畫八卦、列八節而化天下。〈《書鈔》一百五十三。　《易・繫辭下傳》云：「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，仰則觀象於天，俯則觀法於地。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，近取諸身，遠取諸物，於是始作八卦，以通神明之德，以類萬物之情。」《御覽》七十八引《春秋內事》云：「伏羲氏始畫八卦，定天地之位，分陰陽之數，推列三光，建分八節，以文應瑞，凡二十四消息禍福，以制吉凶。」《風俗通・皇霸篇》引《含文嘉》云：「伏者，別也，變也。戲者，獻也，法也。伏羲始別八卦，以變化天下。天下法則，咸伏貢獻，故曰伏羲也。」〉

神農氏治天下，欲雨則雨。五日爲行雨，旬爲穀雨，旬五日爲時雨。正四時之制，萬物咸利，故謂之神。〈一作「故謂之神雨」，一作「故曰神雨」，並誤。　《類聚》二。《御覽》十八、百七十二。　《路史・後紀》三注、《餘論》一。　《事類賦・雨賦》注。　《書鈔》十七引「立四時之制」，一百五十三「制」作「序」，《天中記》四又作「節」，並卽此「正四時之制」。〉

神農氏夫負妻戴，以治天下。堯曰：「朕之比神農，猶旦與昏也。」〈《御覽》七十八。《路史・後紀》三「治」作「有」，末句作「猶民之於黿旦也」。《升庵外集》卅七、《繹史》四作「猶昏之仰旦也」。〉

神農氏七十世有天下，豈每世賢哉！牧民易也。〈《御覽》七十八。　《路史・後紀》四云：「尸子之言，記爲孔子。」　《呂氏春秋・愼勢篇》云：「神農十七世有天下，與天下同之也。」此云「七十世」，未知孰是。〉

子貢問孔子曰：「古者黃帝四面，信乎？」孔子曰：「黃帝取合己者四人，使治四方，不謀而親，〈一作「不計而耦」，誤。〉不約而成，大有成功，此之謂四面也。」〈《御覽》七十九、三百六十五。　《天中記》十一。　《呂氏春秋・本味篇》云：「賢主

之求有道之士，無不以也；有道之士求賢主，無不行也。相得然後樂。不謀而親，不約而信，相爲殫智竭力，犯危行苦，志懽樂之，此功名所以大成也。故黃帝立四面，堯舜得伯陽、續耳，然後成。」高誘注：「黃帝使人四面出求賢人，得之，立以爲佐，故曰立四面也。」　《臣軌・同體章》云：「軒轅氏有四臣，以察四方。故《尸子》云：『黃帝四目。』」「目」字疑誤。《魏志》黃初六年注《魏略》載詔曰：「昔軒轅建四面之號。」〉

黃帝斬蚩尤於中冀。〈《事物紀原》十。　《逸周書・嘗麥解》云：「赤帝分正二卿，命蚩尤于宇少昊。蚩尤乃逐帝，爭於涿鹿之河，九隅無遺。赤帝大懾，乃說於黃帝，執蚩尤，殺之於中冀，以甲兵釋怒。」〉

四　　之民，有貫匈者，有深目者，有長肱者，黃帝之德嘗致之。〈《山海經》六注。《路史・後紀》五注「肱」作「股」，「嘗」作「皆」。　案：「肱」當作「股」。《竹書紀年》云：「黃帝五十九年，貫匈氏來賓，長股氏來賓。」《山海經・海外西經》：「長股之國在雄常北，被髮。一曰長腳。」貫匈國見《海外南經》，深目國見《海外北經》。〉

堯有建善之旌。〈《初學記》廿。　任本「建」作「進」。〉

堯立誹謗之木。〈《史記・孝文本紀索隱》。　《後紀》十一注。　案：《呂氏春秋・自知篇》云：「堯有欲諫之鼓，舜有誹謗之木，湯有司過之士，武王有戒愼之鞀。」《淮南子・主術訓》作「堯置敢諫之鼓，舜立誹謗之木，湯有司直之人，武王立戒愼之鞀」。《鄧析子・轉辭篇》同。《史記・孝文本紀》云：「古之治天下，朝有進善之旌，誹謗之木。」《集解》應劭曰：「旌，旛也。堯設之五達之道，令民進善也。」服虔曰：「誹謗之木，堯作之橋梁，交互柱頭。」服、應以旌木並屬堯，葢本《尸子》。〉

堯南撫交阯，北懷幽都，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，有餘日而不足於治者，恕也。〈《荀子・王霸篇》注。　《墨子・節用中》云：「堯治天下，南撫交阯，北降幽都，東西至日所出入，莫不賓服。」賈　　《新書・修政語上》：「堯教化及雕題、蜀、越，撫交趾，身涉流沙地，封獨山，西見王母，訓及大夏、渠叟，北中幽都，及狗國，與人身而鳥面，及焦僥。好賢而隱不逮，彊於行而菑於志。率以仁而恕，至此而已矣。」〉

人之言君天下者，瑤臺九累，而堯白屋；黼衣九種，而堯大布；宮中三市，而堯鶉居；

珍羞百種，而堯糲飯菜粥；騏驎青龍，而堯素車玄駒。〈《初學記》九，「衣」作「黹」；又廿四。　《御覽》八十。　《文選・辨命論》注。　《路史・後紀》十一注，首句作「人君之有天下」，「玄駒」作「樸馬」。案：「素車樸馬」見哀二年《左傳》。《淮南子・精神訓》云：「人之所以樂爲人主者，以其窮耳目之欲而適躬體之便也。今高臺層榭，人之所麗也，而堯樸桷不斲，素題不枅；珍怪奇異，人之所美也，而堯糲粢之飯，藜藿之羹；文繡狐白，人之所好也，而堯布衣掩形，鹿裘御寒。養性之具不加厚，而增之以任重之憂。故舉天下而傳之於舜，若解重負。然非直辭讓誠，無以爲也。」〉

舜兼愛百姓，務利天下。其田歷山也，荷彼耒耜，耕彼南畝，與四海俱有其利；其漁雷澤也，旱則爲耕者鑿瀆，儉則爲獵者表虎。故有光若日月，天下歸之若父母。〈《御覽》八十一。「儉」與「險」通。《後紀》十二注作「險」。《困學紀聞》十作「狩」。《文心雕龍・祝盟篇》云：「舜之祠田，云：『荷此耒耜，耕彼南畝，四海俱有。』利民之志，頗形於言矣。」《管子・版法解》云：「舜耕歷山，陶河濱，漁雷澤，不取其利，以教百姓，百姓舉利之，此所謂能以所不利利人者也。」〉

舜事親養老，爲天下法。其遊也，得六人，曰雒陶、方回、續身、伯陽、東不識、秦不空，皆一國之賢者也。〈《御覽》八十一。　《書鈔》四十九作「舜得友五人，曰雄陶、續耳、柏楊、東不識、秦不空，一國之賢人也」。按：《陶潛集・聖賢羣輔錄》云：「《戰國策》顏歜云：『堯有九佐，舜有七友。』」而《尸子》止載雄陶等六人，不載靈甫，是《尸子》本有六人。《前漢書・古今人表》上中有方回，上下有雒陶、續身、柏楊、東不訾、秦不虛。顏師古曰：「雒陶以下皆舜之友也。『身』或作『耳』，『虛』或作『字』，並見《尸子》。」惟靈甫不見於表，蓋班氏亦本《尸子》。任本作「得七人」，有靈甫，誤。　《後紀》十二注「老」作「兄」，而申之云，是則更有兄也。梁氏玉繩云：「『兄』字蓋譌。」然《越絕書》言舜兄狂弟傲，何也？〉

舜一徙成邑，再徙成都，三徙成國，其致四方之士。堯聞其賢，徵之草茅之中。與之語禮，樂而不逆；與之語政，至　　而易行；與之語道，廣大而不窮。於是妻之以媓，媵之以娥，九子事之，而託天下焉。〈《類聚》十一。　《御覽》八十一，又一百卅五引「堯妻舜以娥皇，媵之以女英」，一百五十六「徵」作「舉」。　「其致四方之士」，《天中記》十一作「四方之士歸之」。　《後紀》十二《有虞氏紀》云：「語禮樂，詳而不孛；語政治，　　而易行；論道，廣大而亡窮。」全本《尸子》。此脫「詳」字，「至」作「治」，疑《後紀》誤。注又引《尸子》云：「妻以娥，媵以皇。娥皇，衆女之英。」　《呂氏春秋・貴因篇》云：「舜一徙成邑，再徙成都，三徙成國，而堯授之禪位，因

人之心也。」《管子・治國篇》云：「舜一徙成邑，二徙成都，參徙成國。舜非嚴刑罰、重禁令，而民歸之矣。去者必害，從者必利也。」《莊子・徐無鬼篇》云：「舜有羶行，百姓悅之，故三徙成都，至鄧之虛，而十有萬家。堯聞舜之賢，舉之童土之地。」〉

舜受天下，顏色不變；堯以天下與舜，顏色不變。知天下無能損益於己也。〈《御覽》八十。　《後紀》十二注作「堯以天下與舜，顏色不變；舜受天下於堯，亦顏色不變。知天下無損益於己也。」〉

務成昭之教舜曰：「避天下之逆，從天下之順，天下不足取也；避天下之順，從天下之逆，天下不足失也。」〈《荀子・大畧篇》注。　《後紀》十二「取」作「治」。〉

舜云：「從道必吉，反道必凶，如影如響。〈《御覽》八十一。〉

舜舉三後，而四死除。何爲四死？飢渴、寒晦、勤勞、鬬爭。〈《御覽》八十一。下「四死」二字据孫本補。　《書鈔》十一：「舉后稷，民除四死。」注謂「飢、寒、勤、苦」，蓋本此。　任本作「舜舉三後，而四凶除也」，合「舜兩眸子」條爲一節，誤。　《尚書・呂刑》云：「乃命三后，恤功於民。伯夷降典，折民惟刑；禹平水土，主名山川；稷降播種，農殖嘉穀。三后成功，惟殷於民。」《淮南子・人閒訓》云：「古者溝防不修，水爲民害，禹鑿龍門，辟伊闕，平治水土，使民得陸處；百姓不親，五品不愼，契教以君臣之義，父子之親，夫婦之辨，長幼之序；田野不修，民食不足，后稷乃教之辟地墾草，糞土種穀，令百姓家給人足。故三后之後，無不王者。」按：《淮南》以禹、稷、契爲三后，與《呂刑》異，此三后未知何指。〉

古者，龍門未闢，呂梁未鑿，河出於孟門之上，大溢逆流，無有邱陵、高阜，滅之，名曰洪水。禹於是疏河決江，十年不窺其家，手不爪，脛不生毛，生偏枯之病，步不相過，人曰禹步。〈《山海經》三注。　《荀子・非相篇》注。　《御覽》四十、八十二。《天中記》十一。「河出」句据《御覽》四十補，上作「龍門未鑿，呂梁未開」。《後紀》十三注「開」作「闢」。下云「河出孟門」爲二。《穆天子傳》四注「孟」作「盟」。「滅之」上，《繹史》十一有「盡皆」二字。「禹於是」，《天中記》作「禹治水」，《非相篇》注作「禹之勞十年」云云。任本「人」作「故」。　《呂氏春秋・愛類篇》云：「昔上古，龍門未開，呂梁未發，河出孟門，大溢逆流，無有邱陵、沃衍、平原、高阜，盡皆滅之，名曰鴻水。禹於是疏河決江，爲彭蠡之障，乾東土，所活者千八百國。」又《行論篇》云：「禹官爲司空，以通水潦，顏色黎黑，步不相過。」《莊子・天下

篇》云：「禹親自操橐耜，而九雜天下之川，腓無胈，脛無毛。」《列子・楊朱篇》云：「禹纂業事讎，惟荒土功，子產不字，過門不入，身體偏枯，手足胼胝。」《法言・重黎篇》云：「昔者姒氏治水土，而巫步多禹。」又按：《孟子・滕文公篇》云：「禹八年於外，三過其門而不入。」《史記・河渠書》引《夏書》曰：「禹抑鴻水十三年，過家不入門。」《夏本紀》及《漢書・溝洫志》同。《吳越春秋・越王無余外傳》又云：「禹勞身焦思以行，七年，聞樂不聽，過門不入。」俱與此異。〉

山行乘樏，泥行乘蔈。〈《尚書・益稷》正義。　《釋文》「泥」作「澤」。蔈，音子絕反。　《史記・河渠書》：「山行卽橋。」《集解》：「徐廣曰：『橋，近遙反，一作　　。』《尸子》曰：『山行乘樏。』又曰：『行塗以楯，行險以撮，行沙以軌。』又曰：『乘風車。』音去喬反。」按：《索隱》云：「撮，子芮反，又子絕反。」與蔈音同。是行險以撮，卽泥行乘蔈，不得一書而兩見，其句法亦上下不類。又曰云云，當別引他書，而傳寫訛脫也。《路史・餘論》九引「行塗以楯，行險以撮，行山乘樏，行沙乘軌」。《後紀》十三注「撮」又作「　　」。並仍《集解》誤。本《集解》「乘風車以去喬」之音推之，當是乘蹻車。《十洲記》曰：「蓬邱，蓬萊山也。昔禹治洪水畢，乘蹻車到此山。」　案：四載之名，最爲參錯。《史記・夏本紀》云：「陸行乘車，水行乘船，泥行乘橇，山行乘　　。」《集解》：「徐廣曰：『橇，他書或作蔈。　　，一作橋。』」《河渠書》引《夏書》曰：「陸行載車，水行載舟，泥行蹈毳，山行卽橋。」《集解》：「徐廣曰：『橋，一作　　。』」《索隱》云：「毳，亦作橇。」《漢書・溝洫志》引《夏書》：「陸行載車，水行乘舟，泥行乘毳，山行則梮。」《說文・木部》「欙」字下引《虞書》曰：「予乘四載，水行乘舟，陸行乘車，山行乘欙，澤行乘軏。」《尚書》僞孔傳云：「水乘舟，陸乘車，泥乘輴，山乘樏。」此見於經史者也。其見於諸子者，《文子・自然篇》云：「水用舟，沙用趾，泥用輴，山用樏。」《淮南子・修務訓》襲之，則云：「水之用舟，沙之用鳩，泥之用輴，山之用蔂。」其《齊俗訓》又云：「舟車楯趾。」高誘注：「水宜舟，陸地宜車，沙地宜趾，泥地宜楯。」《呂氏春秋・愼勢篇》又云：「水用舟，陸用車，塗用輴，沙用鳩，山用樏。」歷攷諸書，惟舟車無異字，其山泥所用，則欙、樏、蔂、橋、　　、梮爲一類；橇、毳、蔈、軏、輴、楯爲一類；趾、鳩於他書無徵，《淮南》兩見，各用其一。《呂氏》以鳩與舟、車、楯、樏爲五，浮於四載之數，豈後人有所增竄耶？〉

禹治水，爲喪法曰：毀必杖，哀必三年，是則水不救也。故使死於陵者葬於陵，死於澤者葬於澤，桐棺三寸，制喪三日。〈《宋書・禮志》二。　《後漢書・王符傳》注。《淮南子・要畧》云：「墨子學儒者之業，受孔子之術，以爲其禮煩擾而不說，厚葬靡

財而貧民，服傷生而害事，故背周道而用夏政。禹之時，天下大水，禹身執藁垂，以爲民先，剔河而道九歧，鑿江而通九路，辟五湖而定東海。當此之時，燒不暇撯，濡不給抇，死陵者葬陵，死澤者葬澤。故節財薄葬，閑服生焉。」又《齊俗訓》云：「三年之喪，是强人所不及也，而以僞輔情也；三月之服，是絕哀，而迫切之性也。夫儒墨不原人情之終始，而務以行相反之制。」高誘注：「三月之服，夏后氏之禮。」《韓非子・顯學篇》云：「墨者之葬也，冬日冬服，夏日夏服，桐棺三寸，服喪三月，世以爲儉而禮之。」《墨子・公孟篇》：「公孟子謂子墨子曰：『子以三年之喪爲非，子之三日之喪亦非也。』」按：「三日」皆「三月」之譌。　《御覽》五百五十五「制喪三日」下有「舜西教乎？七戎道死，葬於南巴之中，衣衾三領，款木之棺，葛以緘之」一段。洪氏頤煊云：「《王符傳》注引『舜西教於西戎』以下本有『墨子曰』三字，《御覽》誤合爲一條。」〉

禹興利除害，爲萬民種也。〈《文選・求自試表》注。　《淮南子・修務訓》云：「禹耳參漏，是爲大通，興利除害，疏河決江。」〉

禹長頸烏喙，面貌〈一作「面目顏色」。〉亦惡矣，天下從而賢之者，〈一作「天下獨賢之」。〉好學也。〈《初學記》九，又十九。　《御覽》八十二、三百六十五、三百六十九、三百八十二。　「烏」並作「鳥」，今据《緯畧》七。《劉子新論・命相篇》亦云：「夏禹長頸烏喙。」〉

湯問伊尹曰：「壽可爲耶？」伊尹曰：「王欲之，則可爲；弗欲，則不可爲也。」〈《類聚》十八。〉

湯之德及鳥獸矣。〈《文選・賢良詔》注、《四子講德論》注。　《呂氏春秋・異用篇》云：「湯見祝網者置四面，其祝曰：『從天墜者，從地出者，從四方來者，皆離吾網。』湯曰：『嘻，盡之矣！非桀，其孰爲此也？』湯收其三面，置其一面，更教祝曰：『昔蛛蝥作網罟，今之人學紓，欲左者左，欲右者右，欲高者高，欲下者下。吾取其犯命者。』漢南之國聞之，曰：『湯之德及禽獸矣。』」〉

湯之救旱也，〈一作「殷湯救旱」。〉乘素車白馬，著布衣，〈一作「布衣」，無「著」字。按：衣與旆同。〉身嬰白茅，以身爲牲，禱於桑林之野。當此時也，絃歌鼓舞者禁之。〈《類聚》八十二。　《初學記》九。　《御覽》卅五、八十三、八百七十九、九百九十六。　《書鈔》九「禁」作「止」。　《呂氏春秋・順民篇》云：「湯克夏而正

天下，天大旱，五年不收。湯乃以身禱於桑林，曰：『余一人有罪，無及萬夫；萬夫有罪，在余一人。無以一人之不敏，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。』於是翦其髮，　　其手，以身爲犧牲，用祈福於上帝。民乃甚悅，雨乃大至。」亦見《墨子・兼愛下》。〉

武王伐紂，魚辛諫曰：「歲在北方，不北征。」武王不從。〈《荀子・儒效篇》注。任本下「北」字作「利」，「從」作「聽」。　《荀子》云：「武王之誅紂也，行之日以兵忌，東面而迎太歲。」〉

武王親射惡來之口，親斫殷紂之頸，手汙於血，不溫而食。當此之時，猶猛獸者也。〈《荀子・仲尼篇》注。謝氏墉曰：「溫字誤，或是盥。」按：盥或作　　，見《一切經音義》一。　《路史・國名紀》四注「口」作「目」，「頸」作「頭」。任本「口」亦作「目」，「斫」作「斬」，「頸」作「首」，「者」作「然」。〉

武王已戰之後，三革不累，五刃不砥，牛馬放之歷山，終身弗乘也。〈《御覽》三百廿七。　《書鈔》十五「三革」二句互轉。　《類聚》十四載沈約《齊武帝諡議》用此二語。　《荀子・儒效篇》云：「武王誅紂，反而定三革，偃五兵。」五兵猶五刃。《管子・小匡篇》云：「定三革，偃五兵。」《齊語》作「定三革，隱五刃。」韋昭注：「三革，甲、盾、冑也。五刃，刀、劒、矛、戟、矢也。」《禮記・樂記》云：「馬散之華山之陽，而弗復乘；牛散之桃林之野，而弗復服。」《呂氏春秋・愼大覽》云：「稅馬於華山，稅牛於桃林。馬弗復乘，牛弗復服。釁鼓旗，甲兵藏之府庫，終身不復用。」《淮南子・要畧》、《說苑・指武篇》並云：「縱馬華山，放牛桃林。」《商子・賞刑篇》又云：「車休息不乘，縱馬華山之陽，縱牛於農澤。」〉

昔者武王崩，成王少，周公旦踐東宮，履乘石，祀明堂，假爲天子七年。〈原注：「乘石，王所登上車之石也。」　《類聚》六。　《文選・百辟勸進今上箋》注「七」作「十」，誤。　《詩・靈臺正義》引袁準《正論》云：「《尸子》曰：『昔武王崩，成王少，周公踐東宮，祀明堂，假爲天子。』明堂在左，故謂之東宮。王者而後有明堂，故曰『祀明堂，假爲天子』。」「明堂在左」以下，乃袁氏申釋語，任氏誤以「明堂在左」二句爲《尸子》本文。　《淮南子・齊俗訓》云：「武王既沒，殷民叛之。周公踐東宮，履乘石，攝天子之位，負扆而朝諸侯，放蔡叔，誅管叔，克殷殘商，祀文王於明堂，七年而致政成王。」《韓非子・難二》云：「周公旦假爲天子七年，成王壯，授之以政，非爲天下計也，爲其職也。」〉

昔周公反政，孔子非之曰：「周公其不聖乎？以天下讓，不爲兆人也。」〈《長短經・懼誡篇》。　《魏志》二注：「許芝奏云：『周公反政，尸子以爲孔子非之，以爲周公不聖，不爲兆民也。』」又「輔國將軍等奏云：『臣聞符命不虛見，衆心弗可違。故孔子曰：周公其爲不聖乎？以天下讓，是天地日月輕去萬物也。是以舜嚮天下，不拜而受命。』」〉

人之欲見毛嬙、西施，美其面也；夫黃帝、堯舜、湯武，美者非其面也。人之所〈原脫。〉欲觀焉，其行也；欲聞焉，其言也。而言之與行，皆在《詩》、《書》矣。〈《御覽》七十七。〉

黃帝曰合宮，有虞氏曰總章，殷人曰陽館，周人曰明堂，此皆所以名休其善也。〈《初學記》十三。　《類聚》卅八。　《御覽》五百卅三。　《隋書・宇文愷傳》。　《唐會要》十一。　《事物紀原》二。　《後紀》十二注。　《禮記・月令》：「行慶施惠。」鄭康成注云：「慶謂休其善也。」「休其善」盜本此。〉

欲觀黃帝之行於合宮，觀堯舜之行於總章。〈《文選・東京賦》注。　任本「欲」上有「故」字，合上節，誤。〉

有虞氏身有南畝，妻有桑田，神農並耕而王，所以勸耕也。〈《類聚》六十五。　《御覽》八百廿二。　《書鈔》八「王」作「食」，「耕」作「農」。按：《商子・算地篇》、《開塞篇》並云：「神農教耕而王，天下師其知也。」　《後紀》十二引上二句，注云《尹文子》，誤。　《文子・上義篇》云：「神農之法曰：丈夫丁壯不耕，天下有受其飢者；婦人當年不織，天下有受其寒者。故身親耕，妻親織，以爲天下先。」《商子・畫策篇》云：「神農之世，公耕而食，婦織而衣。」《孟子・滕文公篇》，許行爲神農之言，其云「賢者與民並耕而食」，卽神農事也。〉

堯瘦，舜墨，禹脛不生毛，文王至日昃不暇飲食，故富有天下，貴爲天子矣。〈《御覽》七十七。原脫「瘦」字，据《後紀》十二注補。　《意林》：「堯瘦，舜黑，皆爲民也。」當卽此文。　《文子・自然篇》云：「神農形瘁，堯瘦癯，舜黧黑，禹胼胝。」《淮南子・修務訓》云：「盜聞傳書曰：『神農憔悴，堯瘦臞，舜黴黑，禹胼胝。』由此觀之，則聖人之憂勞百姓甚矣。」《尚書・無逸》云：「文王卑服，卽康功田功，徽柔懿　　，自朝至於日中昃，不皇暇食，用咸和萬民。」〉

昔者舜兩眸子，是謂重明，作事成法，出言成章。〈《荀子・非相篇》注。　《御覽》八十一，又三百六十六「眸」作「瞳」。　《史記・項羽本紀集解》「明」作「瞳」，誤。　《後紀》十二注。〉

文王四乳，是謂至仁。〈《御覽》四百十九。　案：《淮南子・修務訓》云：「堯眉八彩，九竅通洞，而公正無私，一言而萬民齊。舜二瞳子，是謂重明，作事成法，出言成章。禹耳參漏，是謂大通，興利除害，疏河決江。文王四乳，是謂大仁，天下所歸，百姓所親。皐陶馬喙，是謂至信，決獄明白，察於人情。」亦見《白虎通・聖人篇》，所載較備。〉

夫堯舜所起，至治也；湯武所起，至亂也。問其成功孰治，則堯舜治；問其孰難，則湯武難。〈《御覽》七十七。〉

人戴冠躡履，譽堯非桀，敬士侮慢，故敬侮之譽毀，知非其取也。〈《御覽》八十。　《莊子・大宗師篇》云：「與其譽堯而非桀也，不如兩忘而化其道。」又《外物篇》云：「與其譽堯而非桀，不若兩忘而閉其所譽。」〉

昔夏桀之時，至德滅而不揚，帝道掩而不興，容臺振而掩覆，犬羣而入泉，彘銜藪而席隩，美人婢首墨面而不容，曼聲吞炭內閉而不歌。飛鳥鎩翼，走獸決蹄，山無峻幹，澤無佳水。〈《御覽》八十二。　《路史・發揮》六。　按：此文亦見《淮南子・覽冥訓》，「容臺」句上有「植社槁而　裂」一句，「犬羣」下有「嗥」字，「泉」作「淵」，「彘」作「豕」，「藪」作「蓐」，「隩」作「澳」，「婢」作「挈」，「決蹄」作「廢腳」，「佳」作「窪」。《御覽》此條有注，皆本高誘《淮南》注，今不錄。〉

桀爲璇室、瑤臺、象廊、玉牀，權天下，虐百姓。於是湯以革車三百乘伐於南巢，收之夏宮，天下寧定，百姓和輯。〈《御覽》八十二。　《後紀》十四注。　《淮南子・本經訓》云：「晚世之時，帝有桀紂，爲璇室、瑤臺、象廊、玉牀。紂爲肉圃、酒池，燎焚天下之財，罷苦萬民之力，刳諫者，剔孕婦，攘天下，虐百姓。於是湯乃以革車三百乘伐桀於南巢，放之夏臺；武王甲卒三千，破紂牧野，殺之於宣室。天下寧定，百姓和集，是以稱湯武之賢。」《御覽》此條亦用高誘注。〉

昔者桀紂縱欲長樂，以苦百姓。珍怪遠味，必南海之葷，北海之鹽，西海之菁，東海之鯨。此其禍天下亦厚矣。〈《御覽》八十二、八百六十五。　《後紀》十四注、《天中

記》四十六「葷」並作「薑」。〉

六馬登糟邱，方舟泛酒池。〈《御覽》七百六十八。　《韓詩外傳》四：「桀爲酒池，可以運舟。糟邱足以望十里，而牛飲者三千人。」《論衡・語增篇》云：「紂沈湎於酒，以糟爲邱，以酒爲池，牛飲者三千人。」〉

伯夷、叔齊飢死首陽，無地故也；桀放於歷山，紂殺於鄗宮，無道故也。有道無地則餓，有地無道則亡。〈《御覽》八十二。　任本「宮」作「京」，「有道」上有「故曰」，「則餓」作「則飢」。〉

魯哀公問孔子曰：「魯有大忘，徙而忘其妻，有諸？」孔子曰：「此忘之小者也。昔商紂有臣曰王子須，務爲諂，使其君樂須臾之樂，而忘終身之憂，〈《御覽》四百九十注云：「《家語》同。」〉棄黎老之言，而用姑息之謀。」〈《繹史》廿。　《升庵外集》卅引「紂棄黎老之言，而用姑息之語」。注：「姑，婦女也。息，小兒也。」　《呂氏春秋・先識覽》云：「商王大亂，沈於酒德，辟遠箕子，爰近姑與息。」〉

孔子謂子夏曰：「商，汝知君之爲君乎？」子夏曰：「魚失水則死，水失魚猶爲水也。」孔子曰：「商，汝知之矣。」〈《類聚》十一。　《御覽》七十七、六百廿。〉

費子陽謂子思曰：「吾念周室將滅，涕泣不可禁也。」子思曰：「然今以一人之身，憂世之不治，而涕泣不禁，是憂河水濁而以泣清之也。」〈《類聚》卅五。　《御覽》三百八十七。　任本「清」作「澄」。　按：此文亦見《孔叢子・抗志篇》。又《文子・符言》：「老子曰：『以數算之壽，憂天下之亂，猶憂河水之涸，泣而益之也。』」《淮南子・詮言訓》襲其文，「涸」作「少」。〉

人知用賢之利也，不能得賢，其何故也？夫買馬不論足力，而以白黑爲儀，必無走馬矣；買玉不論美惡，而〈原脫。〉以大小爲儀，必無良寶矣；舉士不論才，而以貴勢爲儀，則伊尹、管仲不爲臣矣。〈《類聚》五十三。　《意林》下四句作「舉士不論貴賤，則無士矣」。　任本「買馬」之「買」作「市」。〉

有醫竘者，秦之良醫也。爲宣王割痤，爲惠王治痔，皆愈。張子之背腫，命竘治之，謂竘曰：「背非吾背也，任子制焉。」治之遂愈。竘誠善治疾也，張子委制焉。夫身與國亦猶此也，必有所委制，然後治矣。〈原注：「竘音叩。」　《御覽》三百七十一、七

百廿四、七百四十三。　《天中記》卅四「命」作「請」。〉

我得民而治，則馬有紫燕、蘭池，〈《文選・赭白馬賦》注。〉馬有秀騏、逢騩，〈同上。　《天中記》五十五合作「馬有紫燕、蘭池、秀騏、逢騩」。〉馬有騏驎、徑駿。〈《七命》注。　按：文云「麟超龍翥」，則「騏驎」字亦當從「鹿」。　任本「徑」作「輕」。〉

夫馬者，良工御之，則和馴端正，致遠道矣；僕人御之，則馳奔毀車矣。民者，譬之馬也。堯舜御之，則天下端正；桀紂御之，則天下奔於歷山。〈《御覽》七百四十六。「馳」，舊作「遲」，据任本改。孫作「逸」，誤。「奔於歷山」，孫作「奔放」。「良工」，孫作「王良」。按：本書《分篇》亦云：「良工之馬，易御也。」《鹽鐵論・刑德篇》云：「轡銜者，御之具也，得良工而調；法勢者，治之具也，得賢人而化。執轡非其人，則馬奔馳。」〉

車輕道近，則鞭策不用；鞭策之所用，遠道重任也。刑罰者，民之鞭策也。〈《御覽》六百卅六、七百七十三。　《書鈔》四十三。　《後漢書・虞詡傳》注。　《意林》「遠道重任」作「道遠任重」。　《韓非子・難勢》云：「勢之於治亂，本末有位也。而語專言勢之足以治天下者，則其智之所至者淺矣。夫良馬固車，使臧獲御之，則爲人笑；王良御之，而日取千里。車馬非異也，或至乎千里，或爲人笑，則巧拙相去遠矣。今以國位爲車，以勢爲馬，以號令爲轡，以刑罰爲鞭策。使堯舜御之，則天下治；桀紂御之，則天下亂，則賢不肖相去遠矣。夫欲追速致遠，不知任王良；欲進利除害，不知任賢能。此則不知類之患也。夫堯舜亦治民之王良也。」〉

爲刑者，刑以輔教，服不聽也。〈陳本《書鈔》四十三止「刑以輔教」四字，此据原本《書鈔・刑法部》。〉

秦穆公明於聽獄，斷刑之日，揖士大夫曰：「寡人不敏，教不至，使民入於刑，寡人與有戾焉。二三子各據爾官，無使民困於刑。」繆公非樂刑民，不得已也。此其所以善刑也。〈《御覽》六百卅六。　「教不至」三字据《書鈔》四十四補。　原本《書鈔》「斷刑之日」下有「朝不得言乃」五字。〉

夫知衆類，知我則知人矣。天雨雪，楚莊王披裘當戶曰：「我猶寒，彼百姓賓客甚矣！」乃遣使巡國中，〈一作「內」。〉求百姓賓客之無居宿、絶〈一作「餧」。〉糧者賑之，

國人大悅。〈《類聚》五。　《御覽》卅四。　《書鈔》一百五十六。首十字据原本《書鈔・歲時部》補。賈　　《新書・諭誠篇》云：「楚昭王當房而立，愀然有寒色，曰：『寡人朝飢時酒二　　，重裘而立，猶憯然有寒氣，將柰我元元之百姓何？』是日也，出府之裘，以衣寒者；出倉之粟，以賑飢者。」〉

悅尼而來遠。〈《爾雅・釋詁》注。　案：尼，近也。《韓非子・難三》：「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，仲尼曰：『政在悅近而來遠。』」《尸子》蓋述此言。〉

先王豈無大鳥怪獸之物哉？然而不私也。〈《文選・西京賦》注。〉

徐偃王好怪，沒深水而得怪魚，入深山而得怪獸者，多列於庭。〈《山海經》一注。〉

徐偃王有筋而無骨。〈《山海經》十七注。　《史記・秦本紀集解》。　《後漢書・東夷傳》注。　《荀子・非相篇》注。　《文選・西征賦》注。　《御覽》三百七十五。　任本「無骨」下有「故曰偃也」四字。按：《集解》云：「駟謂號偃由此，故曰偃也。」四字當是後人因駟語足成之。《後漢》注亦有「故曰偃」三字。〉

莒君好鬼巫而國亡。〈《水經注》廿六。　下云「無知之難，小白奔焉；樂毅攻齊，守險全國」云云，乃酈氏歷舉莒事，孫本屬於《尸子》，誤。〉

天子忘民則滅，諸侯忘民則亡。〈《書鈔》九。〉

娶同姓，以妾爲妻，變太子，專罪大夫，擅立國，絶鄰好，則幽。改衣服，易禮刑，則放。〈《書鈔》四十三。　「娶同姓」至「則幽」，陳本《書鈔》缺。以《唐類函》七十八所載《書鈔》補。「國」誤「闕」，据任本改。　《荀子・王霸篇》：「公侯失禮則幽。」楊倞注云：「幽，囚也。」《春秋傳》曰：「晉侯執衞侯，歸之於京師，置諸深室。」〉

好酒忘身。〈《書鈔》廿一。　按：此在《帝王部》，與「糟邱酒池」相屬，當謂桀紂也。〉

障賢者死。〈《書鈔》十一。〉

古有五王之相，秦公牙、吳班、孫尢夫人、冉贊、公子麋。〈《陶潛集・聖賢羣輔錄》下云：「迺謂之王，其貴之也。」葢陶氏語。〉

古者倕爲規矩準繩，使天下傚焉。〈《御覽》七百五十二。「倕」作「創」，「傚」作「倣」，据《事物紀原》七改。《一切經音義》廿五引《世本》：「倕作規矩。」《潛夫論・讚學篇》亦云：「巧倕之爲規矩準繩，以遺後工。」〉

造歷者，羲和之子也。〈《御覽》十六。　《類聚》五作「造歷數者，羲和子也」。《廣韻・廿三錫》作「羲和造歷」。　《尚書・舜典》疏引《世本》云：「容成作歷。」《史記・歷書索隱》云：「《系本》及《律歷志》：『黃帝使羲和占日，常儀占月，臾區占星氣，泠倫造律呂，大撓作甲子，隸首作算數。容成綜此六術而著《調歷》。』」〉

造冶者，蚩尢也。〈《御覽》八百卅三。　《廣韻・卅五馬》作「蚩尢造九冶」。〉

造車者，奚仲也。〈《文選・演連珠》注。　案：《說文》云：「車，夏后時奚仲所造。」《山海經・海內經》云：「奚仲生吉光，吉光是始以木爲車。」郭注：「《世本》云：『奚仲作車。』此言吉光，明其父子　　創作意，是以互稱之。」〉

昆吾作陶。〈《御覽》八百卅三。　《廣韻・六豪》作「夏桀臣昆吾作陶」。《玉海》九十一作「黃帝有陶正昆吾，作陶。」按：《一切經音義》十八：「《三蒼》：『陶，作瓦家也。舜始爲陶。』」《世本》云：「夏臣昆吾。」更增加也。　《呂氏春秋・君守篇》云：「奚仲作車，蒼頡作書，后稷作稼，皐陶作刑，昆吾作陶，夏鯀作城。此六人者，所作當矣，然而非主道者。故曰：『作者憂，因者平。惟彼君道，得命之情。』」〉

皐陶擇羝裘以御之。〈《書鈔》一百廿九。　《廣博物志》卅八。〉

蒲衣生八年，舜讓以天下；周王太子晉生八年，而服師曠。〈《御覽》三百八十五。《莊子・應帝王釋文》引作「蒲衣八歲，舜讓以天下」。崔云：「卽被衣，王倪之師也。」　《後紀》十二注：「年亦作歲，讓作遜，避濮安懿王諱也。」〉

虎豹之駒未成文，而有食牛之氣；鴻鵠之　　羽翼未全，〈一作「合」。〉而有四海之心。

賢者之生亦然。〈《意林》。　《類聚》九十。　《御覽》四百二、八百九十一、九百十六。　《史記・陳涉世家索隱》。　《事類賦・虎賦》注「未成文」上有「雖」字。《海錄碎事》七同，任本亦同。「駒」作「生」。　《抱朴子・清鑒篇》云：「駮子有吞牛之容，鶵鷇有凌鷙之貌。」本此。〉

仲尼曰：「面貌不足觀也。先祖天下不見稱也，然而名顯天下，聞於四方，其惟學者乎！」〈陳本《書鈔》八十三，脫「然而」以上十九字，据原本《書鈔・禮儀部》補。　《韓詩外傳》六：「孔子曰：『可與言終日而不倦者，其惟學乎！其身體不足觀也，勇力不足憚也，族姓不足稱也，宗祖不足道也，而可以聞於四方，而昭於諸侯者，其惟學乎！』」《說苑・建本篇》「宗祖」作「先祖」。《書鈔》引《尸子》，「觀」作「見」，「祖」作「視」，据二書改正。〉

家有千金之玉而不知，猶之貧也，良工治之，則富貣一國；身有至貴而不知，猶之賤也，聖人告之，則貴最天下。〈《御覽》四百七十二。一本兩「猶」字下並有「謂」字。《韓詩外傳》二：「玉不琢不成器，人不學不成行。家有千金之玉不知治，猶之貧也，良工宰之，則富及子孫；君子學之，則爲國用。故動則安百姓，議則延民命。」〉

孔子曰：「誦《詩》讀《書》，與古人居；讀《書》誦《詩》，與古人謀。」〈《意林》。　《御覽》六百十六。　任本「謀」作「稽」，誤。　按：《金樓子・自敍》引此爲曾生語，「謀」作「期」。〉

仲尼志意不立，子路侍，儀服不修；公西華侍，禮不習；子貢侍，辭不辨；宰我侍，亡忽古今；顏回侍，節小物；冉伯牛侍，曰：「吾以夫六子自厲也。」〈《集・聖賢羣輔錄上》。　《廣博物志》廿。　《晏子・內篇・問上》云：「仲尼居處惰倦，廉隅不正，則季次、原憲侍；氣鬱而疾，志意不通，則仲由、卜商侍；德不盛，行不厚，則顏回、騫雍侍。」與此異。〉

閔子騫肥，子貢曰：「何肥也？」子騫曰：「吾出見其美車馬，則欲之；入聞先王之言，則又思欲之。兩心相與戰，今先王之言勝，故肥。」〈《御覽》三百七十八。　任本無「其」字。《天中記》廿一無「思」字。　《韓詩外傳》二與此略同。《韓非子・喻老篇》則云：「子夏見曾子，曾子曰：『何肥也？』對曰：『戰勝，故肥也。』曾子曰：『何謂也？』子夏曰：『吾入見先王之義，則榮之；出見富貴之樂，又榮之。兩者戰於胷中，未知勝負，故臞。今先王之義勝，故肥。』」《淮南子・精神訓》同。《原道訓》

亦云：「子夏心戰而臞，得道而肥。」〉

子夏曰：「君子漸於飢寒而志不僻，侇於五兵而辭不懾，臨大事不忘昔席之言。」〈《荀子・大略篇》注。謝氏墉云：「《廣韻》：『侇，痛呼也，安賀切。』宋本作『銙』，字書無攷。今從元刻。」　《升庵外集》十七「於」並作「以」。　《荀子》云：「君子險窮而不失，勞倦而不苟，臨患難而不忘細席之言。」楊倞注：「細當讀爲昔。」昔席葢昔所踐履之言。〉

仁則人親之，義則人尊之，智則人用之也。〈《御覽》四百十九。　《諸子彙函》「義則人尊之」下有「勇則人畏之」句。〉

樹蔥韮者，擇之則蕃。仁義亦不可不擇也。惟善無基，義乃繁滋，敬災與凶，禍乃不重。〈《意林》。〉

草木無大小，必待春而後生。人待義而後成。〈《意林》。〉

十萬之軍，無將軍必大亂。夫義，萬事之將也。國之所以立者，義也；人之所以生者，亦義也。〈《御覽》二百卅七、四百廿一。　《書鈔》六十四。　《史記・司馬穰苴傳索隱》引云：「十萬之師，無將軍則亂。」〉

衆以虧形爲辱，君子以虧義爲辱。〈《文選》江文通《上建平王書》注。　《說苑・說叢》云：「君子雖窮，不處亡國之勢；雖貧，不受亂君之祿。尊乎亂世，同乎暴君，君子之恥也。衆人以毀形爲恥，君子以毀義爲辱。衆人重利，廉士重名。」〉

賢者之於義，曰：「貴乎？義乎？」曰：「義。」是故堯以天下與舜。曰：「富乎？義乎？」曰：「義。」是故子罕以不受玉爲寶。曰：「生乎？義乎？」曰：「義。」是〈原脫。〉故務光投水而殪。三者人之所重，而不足以易義。〈《御覽》四百廿一。　《天中記》六。　任本首句作「賢者之於天下」，「殪」作「沒」。　《淮南子・精神訓》云：「晏子可迫以仁，而不可劫以兵；殖華可止以義，而不可縣以利。君子義死，而不可以富貴畱也；義爲，而不可以死亡恐也。彼則直爲義耳，而尚猶不拘於物，又況無爲者矣。堯不以有天下爲貴，故授舜；公子札不以有國爲尊，故讓位；子罕不以玉爲富，故不受寶；務光不以生害義，故自投於淵。由此觀之，至貴不待爵，至富不待財。天下至大矣，而以與他人；身至親矣，而棄之淵外，此其餘無足利矣。」〉

義必利。雖桀殺關龍逢，紂殺王子比干，猶謂義之必利也。〈《文選・非有先生論》注、《運命論》注。〉

箕子胥餘漆體而爲厲，披髮佯狂，以此免也。〈《文選・非有先生論》注。　《莊子・大宗師釋文》云：「司馬云：『胥餘，箕子名也。見《尸子》。』崔同。」又云：「《尸子》曰：箕子胥餘漆身爲厲，披髮佯狂。或云：《尸子》曰：比干也，胥餘，其名。」〉

莒國有石焦原者，廣數尋，長五十步，臨百仞之谿，莒國莫敢近也。有以勇見莒子者，獨卻行齊〈一作「躋」。〉踵焉。莒國莫之敢近已，獨齊踵焉，所以服莒國也。〈《思玄》注作「所以稱於世」，卽下此「所以服一世也」。〉夫義之爲焦原也，亦高矣。是故賢者之於義也，必且齊踵焉，此所以服一世也。〈《御覽》四百廿一。　《文選・魏都賦》注、《思玄賦》注，又《長笛賦》「臨萬仞之谿」，注：「『百仞』作『萬仞』。」　《後漢書・張衡傳》注。　《初學記》八「有以勇」句作「有道士見於莒子」，蓋誤。〉

中黃伯曰：「余左執太行之獶，而右搏雕虎，惟象之未與，吾心試焉。」〈一作「惟象之未試，吾或焉」。〉有力者，則又願爲牛，〈一作「惟象未與，吾試願爲牛」。〉欲與象鬬以自試。今二三子以爲義矣，〈一作「自謂天下之義人也」。〉將惡乎試之？夫貧窮，太行之獶也；疏賤者，義之雕虎也。而吾日遇之，亦足以試矣。〈《後漢書・張衡傳》注、《袁紹傳》注。　《文選・西京賦》、《蜀都賦》、《思玄賦》、《七命》、《袁紹檄豫州》注。　《山海經》六注。　《御覽》三百八十六、八百九十一。　《元和姓纂》一。　《淮南子・繆稱訓》云：「中行穆伯手搏虎。」疑卽中黃伯。〉

人謂孟賁曰：「生乎？勇乎？」曰：「勇。」「貴乎？勇乎？」曰：「勇。」「富乎？勇乎？」曰：「勇。」三者人之所難，而皆不足以易勇，此其所以能攝三軍、服猛獸故也。〈《御覽》四百卅七。　《漢書・東方朔傳》注。　《天中記》廿七無「故」字。按：《呂氏春秋・知士篇》云：「此劑貌辨之所以外生樂，趨患難故也。」句法與此同。當從《御覽》，有「故」字是。〉

孟賁水行不避蛟龍，陸行不避虎兕。〈《史記・袁盎傳索隱》。　《御覽》四百卅七引《新序》曰：「勇士一呼，三軍皆辟易，士之誠也。夫勇士孟賁，水行不避蛟龍，陸行

不避虎狼。發怒吐氣，聲響動天，至其死矣，頭身斷絶。夫不用仁而用武，當時雖快身，必無後。是以孔子勤勤行仁。」《莊子・秋水篇》云：「夫水行不避蛟龍者，漁父之勇也；陸行不避兕虎者，獵夫之勇也。」〉

飛廉、惡來，力角犀兕，勇搏熊羆也。〈《御覽》三百八十六。　《史記・秦本紀》云：「蜚廉生惡來，惡來有力。」《晏子春秋・諫上》云：「費仲、惡來，足走千里，手裂兕虎。」〉

田成子問勇，顏歜聚之答也不敬。田子之僕塡劒曰：「更言則生，不更則死。」歜聚曰：「以死爲有智，今吾生是也。〈文有脫誤。〉是吾所以懼汝，而反以懼我。」〈《御覽》四百卅七。　田成子、顏歜聚卽《左傳》哀廿七年陳成子、顏涿聚也。塡劍未詳。孫本改「塡」爲「撫」。〉

聖人畜仁而不主仁，畜知而不主知，畜勇而不主勇。昔齊桓公脅於魯君，而獻地百里；句踐脅於會稽，而身官之三年；〈「官」，一本作「事。。按：作「官」是也。《越語》云：「與范蠡入官於吳，三年，而吳人遣之。」《韓非子・飾邪篇》云：「越王句踐與吳戰而不勝，身臣入官於吳。」《越絶書・請糴內傳》云：「越王去會稽，入官於吳，三年，吳王歸之。」又《外傳・記地傳》云：「女陽亭者，句踐入官於吳，夫人從道，產女此亭。」《吳越春秋・句踐入臣傳》云：「客官於吳。」《鶡冠子・世兵篇》云：「句踐不官，二國不定。」〉趙襄子脅於智伯，而以顏爲愧。〈一作「塊」，並誤。〉其卒桓公臣魯君，句踐滅吳，襄子以智伯爲戮。此謂勇而能怯者也。〈《御覽》四百卅七、四百九十九。　《諸子彙函》「畜仁」句下有「畜義而不主義」一句，「畜知」句在「畜勇」句下。〉

湯復於湯邱，文王幽於羑里，武王羈於玉門，越王役於會稽，秦穆公敗於殽塞，齊桓公遇賊，晉文公出走。故三王資於辱，而五伯得於困也。〈《御覽》四百八十六。　任本「復」作「休」。　孫本「役」作「棲」。〉

鮑叔爲桓公祝曰：「使臣無忘在莒時，管子無忘在魯時，甯戚無忘車下時。」〈《御覽》七百卅六，又七百七十三「鮑叔」作「甯戚」，「臣」作「公」。《事類賦》注同，無下「甯」字。　任本「鮑叔」作「甯戚」，「使臣」作「願君」。《管子・小稱篇》云：「桓公、管仲、鮑叔牙、甯戚四人飲，飲酣，桓公謂鮑叔牙曰：『闔不起爲寡人壽乎？』鮑叔牙奉杯而起曰：『使公毋忘出如莒時也，使管子毋忘束縛在魯也，使甯戚毋忘出

飯牛車下。』桓公避席再拜曰：『寡人與二大夫能毋忘夫子之言，則國之社稷必不危矣。』」又見《呂氏春秋・直諫篇》、《新序》四。〉

爲令尹而不喜，退耕而不憂，此孫叔敖之德也。〈《文選》謝靈運《登池上樓詩》注。　按：各本皆引作《尹子》，宋本作《尸子》。〉

孔子至於勝母，暮矣，而不宿；過於盜泉，渴矣，而不飲，惡其名也。〈《文選》陸士衡《猛虎行》注。　《水經注》廿五。　《史記・鄒陽傳》：「縣名勝母，而曾子不入。」《集解》：「駰案：《漢書》云：『里名勝母也。』」《正義》、《鹽鐵論》皆云「里名」。《尸子》及此傳云「縣名」，未詳也。《索隱》云：「《淮南子》及《鹽鐵論》云：『里名勝母，曾子不入，蓋以名不順也。』」《尸子》以爲孔子至勝母縣，暮而不宿，其說不同。《後漢書・鍾離意傳》：「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，曾參回車於勝母之閭，惡其名也。」注云：「《說苑》曰：『邑名勝母，曾子不入；水名盜泉，仲尼不飲，醜其名也。』《尸子》又載其言。」案：《說苑》在《說叢篇》，《淮南子》在《說山訓》，云：「曾子立孝，不過勝母之閭；墨子非樂，不入朝歌之邑。曾子立廉，不飲盜泉，所謂養志者也。」《後漢書・列女傳》：「樂羊子妻曰：『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。』」注引《論語撰考讖》曰：「水名盜泉，仲尼不漱。」《論衡・問孔篇》云：「孔子不飲盜泉之水，曾子不入勝母之閭，避惡去汙，不以義恥辱名也。」〉

曾子每讀喪禮，泣下霑襟。〈《類聚》廿、卅五。　《御覽》三百八十七、四百八十八。　《文選・恨賦》注。〉

孝己一夕五起，視衣之厚薄，枕之高卑，〈一作「下」。〉愛其親也。〈《書鈔》一百廿九、一百卅四。　《御覽》四百十三、七百七。　《文選・長笛賦》注首句作「孝己事親，一夜而五起」。　《類聚》廿作「常以一夕五起」，接「曾子」句下，「常以」乃「孝己」之誤。　《秦策》：「陳軫曰：『孝己愛其親，天下皆欲以爲子。』」〉

魯人有孝者，三爲母北，魯人稱之。彼其鬬則害親，不鬬則辱羸矣，不若兩降之。〈《御覽》四百九十六。　《韓非子・五蠹篇》云：「魯人從君戰，三戰三北。仲尼問其故，對曰：『吾有老父，身死莫之養也。』仲尼以爲孝，舉而上之。」案：此卽卞莊子事。《韓詩外傳》十及《新序・義勇篇》並云「養母」，與《尸子》同。《韓子》以爲「養父」，非也。〉

韓雉見申羊於魯，有龍飲於沂，韓雉曰：「吾聞之，出，見虎搏之，見龍射之，今弗射，是不得行吾聞也。」遂射之。〈《水經注》廿五。　《御覽》六十三無「得」字。〉

荊莊王命養由基射蜻蛉，王曰：「吾欲生得之。」養由基援弓射之，拂左翼焉，王大喜。〈《類聚》七十四，「莊」作「襄」，誤。　《御覽》七百四十五，又九百五十，「欲」作「願」。〉

駙馬　　爲荊王使於巴，見擔酢者，問之是何以，曰：「所以酢人也。」於是請買之，金不足，又益之車馬。已得之，盡注之於江。〈《御覽》四百十九。　《天中記》五十九，「駙馬」疑「巫馬」之譌。〉

公輸般爲蒙天之階，階成，將以攻宋。墨子聞之，赴於楚，行十日十夜，而至於郢。見般，曰：「聞子爲階，將以攻宋，宋何罪之有？無罪而攻之，不可謂仁，胡不已也？」公輸般曰：「不可，吾旣以言之王矣。」墨子曰：「胡不見我於王。」公輸般曰：「諾。」墨子見楚王，曰：「今有人於此，舍其文軒，隣有敝輿，而欲竊之；舍其錦繡，隣有短褐，而欲竊之；舍其粱粱肉，隣有糟糠，而欲竊之。此爲何若人？」王曰：「此爲竊疾耳。」〈一作「必竊疾矣」。〉墨子曰：「荊之地，方五千里；宋之地，方五百里。此猶文軒之與敝輿也。荊有雲夢犀兕、麋鹿盈溢，江漢之魚鼈、黿鼉爲天下饒，宋所謂無雉兔、鮒魚者也，猶粱肉之與糟糠也；荊有長松、文梓、楩柟、豫章，宋無長木，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。臣以王之攻宋也，爲與此同類。」王曰：「善哉，請無攻宋。」〈《類聚》八十八。　《御覽》三百廿七、四百六十二、九百五十三。又三百卅六引《墨子》，下注云：「《尸子》又載，般爲蒙天之階，階成，將以攻宋。墨子請獻十金，般曰：『吾義固不殺人。』墨子再拜。」　《墨子・公輸盤篇》載此事較詳，「盤」卽「般」也。《宋策》文與此略同。《諸子彙函》錄入《尸子》，并襲用鮑彪注，題其篇曰《止楚師》，孫本亦誤收之。〉

齊有田果者，命狗曰富，命子爲樂。將欲祭也，狗入室，果呼之曰：「富出！」巫曰：「不祥也！」家果大禍，長子死，哭曰：「樂乎！」而不似悲也。〈《御覽》七百卅五。　《類聚》卅八及《御覽》九百五並作「齊有貧者，命其狗爲富，命其子爲樂。方將祭，狗入於室，叱之曰：『富出！』祝曰：『不祥！』家果有禍，長子死，哭之曰：『樂乎！』而不自悲也。」《劉子新論・鄙名篇》全採此文，亦云：「昔有貧人。」《漢書・古今人表》中下有「田果」，其鄙不應至此，當別是一人。〉

宋人有公歛皮者，適市，反呼曰：「公歛皮！」屠者遽收其皮。〈《御覽》八百廿八。〉

夷逸者，夷詭諸之裔。或勸其仕，曰：「吾譬則牛也，寧服軛以耕於野，不忍被繡入廟而爲牲。」〈《廣博物志》四十七。　任本「其」作「之」。　按：《莊子・列禦寇篇》云：「或聘於莊子，莊子應其使曰：『子見夫牲牛乎？衣以文繡，食以芻菽。及其牽而入於太廟，雖欲爲孤犢，其可得乎？』」事與此同。〉

楚狂接輿耕於方城。〈《水經注》卅一。　《御覽》四十三。〉

隱者西鄉曹。〈鄧名世《古今姓氏書辨證》四。　《通志・氏族略》三。　《後紀》十注。〉

曼邱氏。〈《元和姓纂》九。〉

北門子。〈《姓纂》十。　《通志・氏族略》三。〉

孔子曰：「詘寸而信尺，小枉而大直，吾爲之也。」〈《御覽》八百卅。　孫本「爲之」作「弗爲」，誤。《文子・上義篇》：「老子曰：『屈寸而伸尺，小枉而大直，聖人爲之。』又曰：『屈者，所以求伸也；枉者，所以求直也。屈寸伸尺，小枉大直，君子爲之。』」《淮南子・氾論訓》云：「詘寸而伸尺，聖人爲之；小枉而大直，君子行之。」《泰族訓》云：「夫聖人之屈者，以求伸也；枉者，以求直也。故雖出邪辟之道，行幽昧之塗，將欲以直大道，成大功。」《孟子・滕文公篇》：「陳代引《志》曰：『枉尺而直尋，宜若可爲也。』」《說苑・說叢》云：「直而不能枉，不可與大任。」〉

聖人權福則取重，權禍則取輕。〈《文選・運命論》注、《五等論》注。　《國語》：「范文子曰：『擇福莫若重，擇禍莫若輕。』」〉

君子量才而受爵，量功而受祿。〈《文選・求自試表》注。〉

能官者必稱事。〈《文選》王元長《曲水詩序》注。〉

守道固窮，則輕王公。〈《文選》謝靈運《登石門詩》注。　《荀子・修身篇》云：「

志意修，則驕富貴矣；道義重，則輕王公矣。」〉

卑牆來盜，榮辱由中出，敬侮由外生。〈《意林》。〉

言美則響美，言惡則響惡；身長則影長，身短則影短。名者，響也；行者，影也。是故愼而言，將有和之；愼而行，將有隨之。〈《類聚》十九。　《御覽》三百九十四、百卅。　《列子・說符篇》載關尹子語，與此同。〉

夫龍門，魚之難也；太行，牛之難也；以德報怨，人之難也。〈《類聚》七。　《御覽》四十，又八百九十九，末句作「行之難者也」。〉

厚積不登，高臺不處，高室多陽，大室多陰，故皆不居。〈《御覽》一百七十四。　《呂氏春秋・重己篇》云：「室大則多陰，臺高則多陽。多陰則蹷，多陽則痿，此陰陽不適之患也。是故先王不處大室，不爲高臺。」《春秋繁露・循天之道篇》云：「高臺多陽，廣室多陰，遠天地之和也，故人弗爲。」〉

天神曰靈，地神曰祇，人神曰鬼。鬼者，歸也，故古者謂死人爲歸人。〈《爾雅・釋訓》注。　《五行大義》三。　唐沙門湛然《止觀輔行傳・宏決》二之二「謂」作「名」。　《列子・天瑞篇》云：「鬼，歸也，歸其眞宅。」又云：「古者謂死人爲歸人。」〉

老萊子曰：「人生於天地之閒，寄也。寄者，固歸也。」〈《文選》魏文帝《善哉行》、陸士衡《豫章行》、《古詩十九首》、《歸去來辭》注。又陸士衡《弔魏武帝文》注，「固」作「同」，誤。〉

其生也存，其死也亡。〈《文選》盧子諒《贈劉琨詩》、陸士衡《門有車馬客行》注。〉

人生也，亦少矣；而歲往之，亦速矣。〈《文選・古詩十九首》注。〉

先王之祠禮也，天子祭四極，諸侯祭山川，大夫祭五祀，士祭其親也。〈《御覽》五百廿六。　《書鈔》八十八「親」作「廟」。　《禮記・曲禮下》云：「天子祭天地，祭四方，祭山川，祭五祀，歲徧；諸侯方祀，祭山川，祭五祀，歲徧；大夫祭五祀，歲徧；士祭其先。」鄭注云：「此蓋殷時制也。」《白虎通・五祀篇》引《禮》曰：「天子祭天地，諸侯祭山川，卿大夫祭五祀，士祭其祖。」〉

鐘鼓之聲，怒而擊之則武，憂而擊之則悲，喜而擊之則樂，其意變，其聲亦變。意誠感之，達於金石，而況於人乎？〈《御覽》五百七十五。　《書鈔》一百八引作《尹文子》，誤。　《說苑・修文篇》以此爲孔子語，「意」作「志」，末三句作「其志誠，通乎金石，而況人乎？」〉

夫瑟二十五絃，其僕人鼓之則爲笑，賢者以其義鼓之，欲樂則樂，欲悲則悲。雖有暴君，爲之立變。〈《御覽》五百七十六。　《書鈔》一百九「義」下有「而」字。　《文獻通考》一百卅七引《樂書》，末句作「雖有暴，亦不爲之變」。《天中記》四十三同。〉

繞梁之鳴，許史鼓之，非不樂也，墨子以爲傷義，故不聽也。〈《文選・七命》注。又《演連珠》注，「故不」作「是弗」。〉

商容觀舞，墨子吹笙。墨子非樂，而於樂有是也。〈《類聚》四十四。　《書鈔》一百十。　任本「有」作「猶」。　《韓詩外傳》二云：「商容嘗執羽籥，馮於馬徒，欲以伐紂而不能，遂去，伏於太行。」《呂氏春秋・貴因篇》云：「墨子見荊王，錦衣吹笙，因也。」高誘注：「墨子好儉非樂，錦與笙非其所服也而爲之，因荊王之所欲也。」《淮南子・說山訓》云：「爲墨而朝吹竽。」高誘注：「墨道尚儉，不好樂。縣名朝歌，墨子不入。吹竽，非也。」〉

膳，俞兒和之以薑桂，爲人主上食。〈《莊子・駢拇篇釋文》引崔注。〉

鴻鵠在上，扞弓彀弩以待之，若發若否。問二五，曰：「不知也。」非二五之難計也，欲鴻之心亂之也。〈《長短經・昏智篇》注。　《類聚》七十四。　《御覽》三百四十七並作「問二五，弗知」，「彀」作「韣」。　《楊升庵外集》四十八作「彀」作「彏」，云與「彏」同字。彀，弓弩也。　《劉子新論・專學篇》云：「奕秋，通國之善奕也。當奕之時，有吹笙過者，傾心聽之，將圍未圍之際，問以奕道，則不知也。非奕道暴深，情有蹔闇，笙滑之也。隸首，天下之善算也。當算之時，有鳴鴻過者，彎弧擬之，將發未發之閒，問以三五，則不知也。非三五難算，意有暴昧，鴻亂之也。」盚俱本《尸子》。〉

文軒六駃，題無四寸之鍵，則車不行。小亡，則大者不成也。〈《類聚》七十一。　《

御覽》七百七十三。　《文選・七啓》注。　《淮南子・繆稱訓》云：「終年爲車，無三寸之鍵，不可以驅馳。」按：「鍵」當作「轄」。《人閒訓》云：「車之所以能轉千里者，以其要在三寸之轄。」《說文》云：「轄，鍵也。鍵，鉉也，一曰車轄。」〉

水非石之鑽，繩非木之鋸。〈《御覽》七百六十三。　《說苑・正諫篇》。枚乘《上吳王書》云：「泰山之溜穿石。引繩久之，乃以挈木。水非石之鑽，繩非木之鋸也，而漸摩使之然。」〉

利錐不如方鑿。〈《御覽》七百六十三。〉

水試斷鵠雁，陸試斷牛馬，所以觀良劒也。〈《類聚》六十。　《書鈔》一百廿二。《御覽》三百四十四。　《韓非子・顯學篇》云：「夫觀鍛錫而察青黃，區冶不能以必劒。水擊鵠雁，陸斷駒馬，則臧獲不疑鈍利。」〉

昆吾之劒，可以切玉。〈《列子・湯問篇釋文》。　《山海經・中山經》：「昆吾之山，其上多赤銅。」郭注云：「此山出名銅，色赤如火，以之作刀，切玉如割泥也。周穆王時，西戎獻之。《尸子》所謂昆吾之劒也。」又云：「汲郡冢中得銅劒一枚，長三尺五寸，乃今所名爲干將劒。」《藝文類聚》八十四引郭璞《赤銅贊》曰：「昆吾之山，名銅所在，切玉如泥，火炎其采，尸子所歎，驗之汲宰。」〉

玉者，色不如雪，澤不如雨，潤不如膏，光不如燭。取玉甚難，越三江五湖，至崑崙之山。千人往，百人反，百人往，十人至。中國覆十萬之師，解三千之圍。〈《意林》。　《御覽》八百五。〉

吉玉大龜。〈《山海經》二注。〉

玉淵之中，驪龍蟠焉，頷下有珠也。〈《一切經音義》廿。　《莊子・列禦寇篇》云：「千金之珠，必在九重之淵，而驪龍頷下。」〉

程，中國謂之豹，越人謂之貘。〈《列子・天瑞篇釋文》。〉

距虛不擇地而走。〈《穆天子傳》一注。〉

見驥一毛，不知其狀；見畫一色，不知其美。〈《意林》。〉

屠者割肉則知牛長少，弓人勞筋則知牛長少，雕人裁骨則知牛長少，各有辨焉。〈《意林》。　《廣韻・十一模》。　《御覽》八百廿八。　毛晃《增修禮部韻略》引云：「屠者割肉知牛之多少，則沽者亦知酒之多少也。」〉

使牛捕鼠，不如貓狌之捷。〈《御覽》九百十二。　《莊子・逍遙遊篇》云：「子獨不見狸狌乎？卑身而伏，以候敖者，東西跳梁，不避高下，中於機辟，死於罔罟。今夫犛牛，其大若垂天之雲，此能爲大矣，而不能執鼠。」〉

大牛爲犉，七尺；大羊爲羬，六尺；大豕爲豝，五尺。〈《爾雅・釋畜》注。疏云：「《尸子》說六畜云。」〉

五尺大犬爲猶。〈《顏氏家訓・書證篇》。　《爾雅・釋獸釋文》。　《止觀輔行傳・宏決》四之四。　《文選・養生論》注「猶」作「豫」，誤。　任本作「大犬五尺爲豫」，蓋以意改。〉

羊不任駕鹽車，椽不可爲楣棟。〈《御覽》九百二。〉

戰如鬬雞，勝者先鳴。〈《御覽》九百十八。　《春秋》襄公廿一年《左氏傳》：「州綽曰：『平陰之役，先二子鳴。』」杜預注云：「自比於雞，鬬勝而先鳴。」〉

揚州之雞裸無毛。〈《御覽》九百十八。〉

雞司夜，狸執鼠，日燭人，此皆不令自全。〈《意林》，「令」一作「能」。　《韓非子・揚榷篇》云：「夫物者有所宜，材者有所施，各處其宜，故上下無爲。使雞司夜，令狸執鼠，皆用其能，上乃無事。」〉

卵生曰琢，胎生曰乳。〈《文選・東征賦》注。李善云：「琢與椓，古字通。」　任本作「啄」。〉

地中有犬，名曰地狼。有人，名曰無傷。〈《搜神記》十二。　《晉書・五行志中》。　按：《莊子・達生篇》：「水有罔象。」《釋文》云：「司馬本作『無傷』，云：『

狀如小兒，赤黑色，赤爪，大耳，長臂。』一云：『水神名。』」〉

木之精氣爲必方。〈《類聚》八十八。　《御覽》九百五十二「必」作「畢」，古字通。　按：《淮南子・氾論訓》云：「木生畢方。」高誘注：「木之精也。狀如鳥，青色，赤腳，一足，不食五穀。」《廣雅・釋天》亦謂「木神謂之畢方」。而《山海經・西山經》云：「章莪之山有鳥焉，其狀如鶴，一足，赤文青質而白喙，名曰畢方。其鳴自叫也。見則其邑有譌火。」《法苑珠林・審察篇》引《白澤圖》云：「火之精名曰必方，狀如鳥，一足，以其名呼之則去。」又云：「上有山林，下有川泉，地理之閒生精，名曰必方，狀如鳥，長尾。」薛綜注《東京賦》云：「畢方，老父神，如鳥，一足，兩翼，常銜火在人家作怪災。」並與此異。〉

大木之奇靈者爲若。〈《山海經》二注。　按：此乃郭氏約《尸子》之語，非本文也。楊慎《山海經》補注：「『若』下有『木』字，衍。」〉

木食之人，多爲仁者，名爲若木。〈《山海經》注二。　補注作「食若木者，多爲仁人」。　按：《禮記・中庸》云：「天命之謂性。」鄭注：「木神則仁。」疏引皇氏云：「東方，春。春主施生，仁亦主施生。」《春秋繁露・五行相生篇》云：「東方者，木，農之本，司農，尚仁。」《漢書・律歷志》亦以仁屬木，木性仁，故木食之人亦爲仁者。〉

春華秋英，其名曰桂。〈《初學記》三。　《類聚》八十九。〉

疠。〈《廣韻・十五海》：「疠，病也。見《尸子》。」〉

《春秋》隱公五年，初獻六羽。《穀梁傳》云：「初，始也。穀梁子曰：『舞夏，天子八佾，諸公六佾，諸侯四佾。初獻六羽，始僭樂矣。』尸子曰：『舞夏，自天子至諸侯，皆用八佾。初獻六羽，始厲樂矣。』」〈范甯《集解》云：「言時諸侯僭侈，皆用八佾，魯於是能自減厲，而始用六。穀梁子言其始僭，尸子言其始降。」〉

《春秋》桓公九年冬，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。《穀梁傳》云：「朝不言使，言使非正也。使世子抗諸侯之禮而來朝，曹伯失正矣。諸侯相見曰朝，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，以內爲失正矣。內失正，曹伯失正，世子可以已矣，則是故命也。尸子曰：『夫已多乎道？』」〈范寧《集解》云：「邵曰：『已，止也。止曹伯使朝之命，則曹伯不陷非禮

之愆，世子無苟從之咎，魯無失正之譏。三者正則合道多矣。』」　以上二篇節錄則文義不明，故錄其全文，載於卷末。〉

《尸子》卷下終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